

溫州

廣談助五卷

共 七 册 存 七 册 排架号 00530

温州市图书馆

装订人

潘补补

1991年9月25日

00530

運河

圖

卷

此新什厚身粉如命名實存命科文江... 和并上

裳青紙屏粉画。生猥巷穢溝邊。約齋論梅。

陸地收馬二百蹄。牛千角。羊千足。水居千石。

材邑居千樹。枣。燕。秦。千樹。栗。江陵。千樹。桔。河。濟。

千樹。桑。渭川。千畝。竹。以及名園。田。郭。千畝。卮。蒨。

子富給之資也。

月所出。謂之八子。巴西。紗子。魏城。扇子。羅江。犬子。神泉。榛

血泉。燕子。子。

山文王

柳翠色可愛。又公庫多美醞。故世人李愈曰。吾鄉有四出。問何物。荅

紀勝



人也對曰螺頭刺婦臂龜脚老婆牙

大江每僚佐有入臺閣者即水中灘出唐牛僧孺為
山左右曰若是西臺當有瀟瀟一雙至未幾雙瀟瀟下曾

臺

南諸山產鹿之大者曰麀群鹿隨之視麀尾為向導故古之談者焉
昔有楊氏嬾婦睡機上姑怒逐之投水化為奇獸人得其脂燃之以照
紡織則暗照游戲則明嶺南有嬾婦猪喜食禾田夫以機軸織紘之器
掛田頭則不復進

蚊之所化不一江南有子生於澤中好屈伸水上久則脫為蚊此虫

化也塞北有蚊子草艸赤則變蚊江南有蚊子木實如盧桔熟則綻蚊
出實空此草木化也江東有蚊母鳥生池澤菰蘆中每鳴吐蚊一二升
此禽化也

龍珠在額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目蚌珠在腹天蜘蛛
亦有孕珠者俾雅

珠有七品一璫珠二走珠三滑珠四礪砢珠五宮兩珠六稅珠七芥符
蟾蜍頭生角者壽千歲額下有丹書者八字即今蚶蚶背上礪三好火

墻陰壁下者五月五日收之謂之辟兵

蟬八跪而兩螯八足折而容俯故謂之跪而螯倨而容仰故謂之教字

從解者以隨潮解甲也殼上多作十二點深胭脂色如鯉之三十一鱗

其腹中慮實亦慮月

南海有水虫名曰筋蚌蛤之類也。其中有小蟬大如榆莢。筋開甲食。蟬亦出食。筋合甲。蟬亦還入。為筋取食。以此終始。生死不離。南越所謂環蛭。其中亦有蟬子云。

潞州長子發鳩山。有鳥名精衛。相傳炎帝少女。溺于海。化為精衛。取西山木石填海。

隋宦者劉繼隆。獻芙蓉鷗二十四隻。帝甚喜。置北海中。曰。鷗字三品鳥。宜封海舍人。

鳧好沒。鷺好浮。故鷺一名漚。今從鳥。後人加之也。

上蔡八卦臺。四周皆產蒼艸。近臺一水曰蔡溝。舊有元龜。縮身素甲。浮游其中。興國儒林鄉。有石形似龜。項背俱備八卦文。逐月隨斗杓旋轉。土人怪之。移置他所。翌日復歸其所如故。

却儉少時。行獵墜冢中。飢餓。見有大龜。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俯或仰。儉素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為。遂不復飢。百餘日後。竟能咽氣。斷穀。孰謂人心物理。非同一氣化所為耶。

青州上岩崖。下有龍聽僧講經。中崖有喚魚潭。客至撫掌。魚輒羣出。下有青衣江。蘓軾詩云。想見青衣江畔路。白魚紫笋不論錢。

建昌壽樟邑人李公懋入朝。高宗問樟公安否。奏以枝葉扶疎。歲寒獨秀。黃庭堅有記。

崔員妻在家時。與姊妹戲于後園。見二鵲營巢。其啣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皆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後果然。

忠州刺史白居易。易單車問俗。民不忍欺。閣卷所誦習。皆白使君詩。嘗植柳龍昌寺。柳盛則寺興。柳衰則寺敗。僧護此柳。比之耳棠。

齊武帝時益州獻蜀柳枝條甚長狀如絲縷帝命植于大昌靈和殿前
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

楊州府城東蕃釐觀內瓊花自唐人植天下獨一株歐陽修嘗為建無
獲亭謂瓊花天下無雙也前賢題咏甚多元至正間朽以八仙花補之

米芾秋日登無為州城樓見田禾青可愛問之老農曰此稻孫也稱
已獲得兩復抽餘穗芾喜因名其樓治內墨池亦芾所鑿蛙鼓聒人芾
取尾片書押字投之

何遜為揚州法曹公廨有梅一株遜嘗賦詩其下後居洛思梅花不得
請再任揚州至之日花適盛開遜于東閣延諸名士醉賞之

李沂公勉之子唐宗室也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志多蓄古器在湖州
嘗得古鉄一片其聲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之隨行月夜泛江登
金山擊鉄鼓琴猿必和傾壺達旦不候外客一時雅淡之士皆畢然神
慕焉

晉兖州刺史沛國宋處宗買得一鷄能長鳴愛養窓間鷄遂作人語與
處宗談論極有玄理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孫綽隱會稽山中于齋前種松一株恒手自壅治之隣人高柔語之曰
松樹子非不楚之可憐但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復何施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能識字衛若檢書悉令鶴啣取之
並無差誤

熙寧中京師久旱金坊巷以甕貯水插楊柳泛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
蜴與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以蜥虎代之入水
即死小兒更曰冤苦冤苦我是蜥虎似恁昏沉怎得年兩

武平生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毋抱。不少置。取者以藥死斃其母。取母皮鞭之。子即悲鳴而下。束手就擒。夕必寢。母皮後安。

熊行千里。必有潛伏之所。常在嶠岩竹木中。山民謂之熊館。虎出百里。迷而不知歸路。多在山岵叢莽內。人皆謂之虎牢。

連山張大夫。博好養貓。衆色俱備。各得美名。一東首。二白鳳。三紫英。四怯憤。五錦帶。六雲圖。七萬貫。皆價數十餘金。次者不可勝數。及視事退。至中門。曳尾延頸。盤接而入。以絳為帟。聚其內。以為戲。或謂搏是貓精。

賈秋壑促織。經蟋蟀之色。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青。其形以頭項肥。脚腿長。身背濶者為上。頭尖項緊。脚瘦腿薄者為下。蛩病有四。一仰頭。二捲鬚。三練牙。四踢腿。若犯其一。皆不可用。聞蛩之戲。始于天寶。富人

鑊象牙為籠畜之。萬金之費。付之一豕。

韓似夫嘗言出使金國。金主命取磁盃一枚。示似夫云。此石晉少主所

獻。中有函。隻鯉存焉。水滿則跳躍如生。覆之遂無他矣。誠為絕代之也。珍

劉國均嘗侍其父罷官。成都行李中有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處脫。

急求不獲。即攬取渡旁叢草塞之。久之。至都欲取。承用傾之。不出。而斤

重如故。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豈非異事。

蟬有五德。頭上有綏文也。含氣飲露。清也。黍稷不享。廉也。處不巢居。儉

也。應候守常。信也。如士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

身。豈非至德之虫哉。

萬安軍南至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歲。因崖為菴。養一雞。大如倒

挂。日置枕中。啼即夢覩。又畜玉獅。小于蝦蟆。風度清癯。以線繫几案間。

道士喚之。則跳躑。登几唇危坐。分殘顆而食之。又有龜。狀如錢。置盒中。

時其^揭蓋使出戲衣袖間人或謂之。往、出此三物為戲。

孔雀毛着龍腦則相綴不離。禁中以翠尾作帚。每上欲幸諸閣輒擲龍腦以避穢。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而無有遺者。

青蚨虫名。一名蠟蝟。一名魚伯。似蟬而稍大。辛美可食。母子常不相離。

生草間如蠶。取其子。母即飛來。取其母。子即飛來。雖潛取之。亦知其處。

若殺其母塗錢。以子塗貫。用錢去則自遠。或云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

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或用母錢。或用子錢。頃刻輒復飛來。輪環^無

何珮嘗于古書中得一髮。長規四寸許。回環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

投火中作髮氣。不知為何物也。後與方士言之。驚嘆曰。君不得仙命也。

此名瓜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而為此。夜持當天。從規中望之。星使

立降。可求丹度世。

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平時食之。則熏然。赭赤若飲酒者。東

坡所謂紅潮。登類醉檳榔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

疾。徐醒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

曰飽能使之飢。飯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其功如此。

交趾有密香樹。幹似柞柳。其葉如桔。花白而繁。欲取香者。伐之。經年根

幹枝節各有別色。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為沉香。與水面平者為鷄骨

香。其根為黃熟香。其幹為棧香。細枝緊實未爛者為青桂香。其根節輕

而大者為馬蹄香。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為鷄舌香。八香同出一樹。珍異

之木也。

登州祖洲海中生不死草。一名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人。

牛首山生兔草。其葉如葵。其秀如禾。服之使人心常不憂。獨搖草見人

自動戴之夫婦相愛

西安府霸橋漢時送行者多至此折柳相贈鄭棻嘗曰詩思在霸橋風雪中驢背上

大理府城念珠樹每穗結實百八枚昔李賢寓周城主家婦難產李摘念珠一枚使吞之珠在兒手中擊出

月中桂子江東諸處至四五月後每于衢路得之古老相傳是月中也
贛州興國上洛山上有木客乃鬼類其形似人但手脚爪如鈎利高岩絕嶺然後居之能砍杉枋與人交易自言秦時造阿房宮采木者食木實得不死能為詩文時就民間飲酒

北方有比肩民南方有裸民又白民國白身背有角乘之壽二千歲羽民國民皆生羽卵民國民皆生卵毛民國民皆生毛鶴民國人長三寸日行千里

西方山中有人長尺餘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則令人寒熱名曰山臊又曰山魃以竹着火焯焯有聲則驚憚而去吞黃經所謂山繅鬼也今所
在山中皆有之故人家正旦多于庭前爆竹以辟惡鬼
武昌山晉時宣城人秦精嘗入山采茗遇一毛人長丈餘引精至山曲示以藜茗臨別復探懷中桔遺精精怖倉皇負茗而歸
沙縣幼山孤峯插天高三十丈中有山魅形似人長丈餘生毛黑色披髮迅走逢人而笑爾雅云狒狒猶是人也

安南國程人面豕身似猿能言音如女子嘗數輩為群捕者設酒路側以草屐張之程見即罵曰奴欲張我亟舍去復自謂試共嘗酒醉則着屐人遂擒之血可染赤

毛女名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往見之。形骸生毛。自言秦始皇
宮人。秦亡入山。食松葉。遂不飢寒。

福州府城外東山榴花洞。唐樵者藍超。逐一鹿入石門內。有鷄犬人烟。
見一翁謂曰。此避秦地也。留卿可乎。超曰。歸別妻子。乃來。與榴花一枝
而出。後再訪之。則已迷其處矣。

衡陽栖真峯。武陽洞人遇一老身。毫長寸許。曰。吾地仙也。常服蒼耳。今
二百餘歲矣。其人拜求其草。忽失所在。

延平九仙山。岩壑幽深。人跡罕到。有樵者入山。見二人奕。少頃。二白鶴
啄楊梅一顆。樵者食之。失奕所在。抵家。遂辟穀。頗知人休咎。

温州李庭。大曆中入山斫木。忽迷歸路。遙見人烟。鷄犬聲。因尋穀渡水。
禹到一處。乃古莽然之墟。象耕鳥耘。人盡知禮。後得歸徑。傳述其事。

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使者曰。國有言。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
千品。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之君。故貢神香。千呂。謂與時相應也。

草木疏云。椹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似杏。今官園種之。取億萬之義。
改名萬年樹。即此。晉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

嘉興西南范蠡湖。相傳有西施粧臺遺趾。產異螺。陰雨輒行。五采。即范
蠡寓處。

監利胭脂湖。相傳陳友諒侍姬脂粉。費以此湖魚。利供之。
商城橫溪山。夾水橫流。相傳為武后梳洗崖。與照鏡崖對。內有胭脂石。

粉石。
馬冤坡上。白土如粉。女人面有黑色者。以水和粉洗之。即除。名貴妃粉。

德慶綿石山。陸賈使南越。尉佗與之泛舟至此。賈默禱曰。若得說佗稱

臣當以錦裏石為山靈報使還乃募人植花卉代錦因名
元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大內丹墀前謂
之示儉草

廬州雲母山在臨淮出雲母石彭祖嘗采服之延年益壽彭又好服木
精麋角七百餘歲常有少容

崇禎庚辰徽即大飢婺山忽產石屑軟而黃土人掘以為糞名曰觀音
粉食而斃者十之二三賴以存活者甚衆秋成後石屑亦化為有
吉利草莖如釵股形類石斛根類芍藥能解蠱毒吳黃武中李侯以罪
徙合浦入境遇毒其奴吉利偶得是草解之吉利即遁去侯因此濟人
不知何草遂以吉利為名

商陽時奇法國來朝所乘車御風而飛謂之風車
魚米樹一名康洋樹出宜興其結似米身年豐似魚則多水農家以此

占年歲云

華平瑞木名天下平其華即平有不平處則華向其方傾東京賦植華
平於春圃

大同在衛太帝廟有鉄爐可容一石香灰中生榆樹大如碗四時青翠
然根下火氣常不滅

桂林府治南門唐時築門特植榕樹一株歲久跨門內外盤踞至地生
城門狀車馬往來經于其下楊基詩榕樹城門却倒垂

常德府城北丹砂井泉赤如絳武陵廖氏譜云廖平以丹砂三十斛寘
所居井中飲是水者可以祈壽故世多壽考

南陽鄧縣有耳谷水流其中谷之左右有佳菊墮水中飲此水者壽二

百餘

柳州城東桔井。蘓耽故宅也。耽善服食。事母至孝。將仙去。謂其母曰。明年即大疫。取桔葉浸井水飲之。如期疫作。即人請飲者。即愈。據儀禮志。曰。夏至日。濟井改水。冬至日。鑽燧改火。可去瘟疫。則耽言亦非無徵。鳳州通迹山。景德二年。軍人楊忠。忽入一洞穴。中有石匣。架一座。鏡圍一尺許。背鑄水族。面環有銘三十二字。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肩。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窻。繡幌俱涵。影中詳其文。乃是粧鏡。不知何代之物。而文義甚佳。

蟠冢山。漢水所出。王仁裕嘗畜一猿。名曰野賓。後因為患。項上繫紅絲一縷。題詩有。栖宿免勞青。嶂夢扳躋。應慙碧雲心之句。放此山中。後仁裕復過。見一猿迎道。左從者曰。此野賓。呼之即應。隨行數十里。哀吟而去。

梁武平齊。獲侍者千餘。却后憤恚成疹。左右言曰。臣嘗讀山海經。謂鷓為騰。可以止妬。梁武從之。却后減半。帝神其事。左右復曰。願陛下廣為饒。以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于才。挾私者不妬奉公。濁者不嫉于清。貪者不忌乎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然其言。將詔虞人。廣為捕之。會崇佛教。遂止。

燐鬼火也。牛馬之血。及戰閉而死者之血。積年為燐。着地及草木。如露不可見。隱然有光。

王珣武力絕人。偶行水濱。得一古刀。嘗佩之。每有警事。刀必先鳴。故所向皆捷。

荆攸飛得太阿寶劍。從楚王渡江。江神將奪之。風波大起。兩蛟挾舟。攸

飛以劍斬蛟。風乃止。

魏生得美石。有胡人見之。曰：此寶母也。每月望設於海邊。可以集珠。平望湖中得一劍。屈之首尾相就。識者曰：此統指柔也。

漢武帝時。斗牛間常有紫氣。張華問雷煥。煥曰：寶劍之精耳。當在豫章豐城間。煥令豐城掘獄。得劍二。以一送華。以一自佩。華得劍曰：此干將也。莫邪可復致乎。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劍夫所在。煥子葉携劍過延平。

津。忽躍入水。但見二龍蟠波面上。沐川神木山。永樂四年。採楠木于此。方欲開以出之。一夕木自移數里。

封神木山。又香楠。年深向陽者。枝成花紋。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一在莖端。兩在莖半相對。人或近之。則歌。抵掌。

歌。曲則動。搖如舞。又虞美人草。花葉並焉。動而善舞。人或歌虞美人曲。即葉動如舞。

安南有羞菜。蔓生水上。耳美可食。人過池旁。以手指之。曰：女羞否。即時憔悴。若有羞色。人去青碧如初。

夫娘子草。子甚細。如刺。其氣臭惡。善惹人衣。按南方苗人。謂妻曰夫娘。又謂婦人之無行。曰夫娘。蓋言其臭穢。善惹人耳。

柳州不死草。直狀如茅。食之令人多壽。暑月置檻筵中。蠅蚊不近。物亦不速腐。

末多國有五味草。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却睡草。又桂林有睡草。見之令人睡。若握之。則久睡。又名醉草。

允草木之偃者。曰眠。漢苑有柳如人形。一日三眠三起。環邱有爛石。色紅似肺。燒之香聞數里。十烟氣升天。則成香雲。徧潤則

成香兩

萱菴花作穗嫩葉捲之而出葉漸展花漸出南人取其花未開者謂之含胎花

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即消桓南郎每見人不快輒嘆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蒸食否

顧凱之每食耳蔗自末至本人問所以答曰漸入佳境

楊州廣陵郎太平園中有杏數株每至花開太子大宴客每一株令一妓女主其旁題其館曰爭春開元中宴罷夜闌或聞花有嘆息之聲

醪醕花山濤治郿時剗大竹為筒釀醪醕作酒蕪白方開香聞百步蜀人傳其法造酒

方與覽勝魯州統睿無異產惟鉄山卷崇龜梨天池藕三者皆陳夷希夷所種

鄭玄嘗設教萊州不其山譜云出淄州城北鄭康成讀書處其地產碧草大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號康成書帶草

宋象山士子史本家有木樨忽變紅色異香可愛因接本獻闕下高廟雅愛之製詩以賜群臣云月宮移向日宮栽引得芳香入殿來好向烟

霄承雨露丹心一點為君開又云秋入幽岩桂影團香深粟_下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滿廣寒

陶朱家舊蓄一石銅盆中有鴨影初不以為異後有農人墾田獲一銅鴨不知貴重賤價售珠以合盆影不差毫末注水盆中其鴨輒自浮浴

太倉偶武孟嘗為武岡州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槓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鷄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

然武孟以為鬼怪。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為諸葛武侯鷄鳴枕也。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府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每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大柏樹中出。乃伐以為枕。笛聲如期而發。甚愛惜之。公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于月下吹笛之象。雖善画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遂不復有聲矣。

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如葛。花堅可以酌酒。實大如指。味如荳蔻。香美消酒。土人捉酒摘花酌飲。仍以實銷醒。國人寶之。

閩某贈余本明以清華酒杯。酌清時。輒有異香在內。或桂或蘭或梅。視之。啟內。庫有自煖杯。取酒注之。溫。有氣少頃如沸。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瓠。大可容六升。以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璋曾得二焉。集賓客則設之一核。既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青田核。

李後主得一硯山。徑長絕踰尺。前聳三十六峯。大如手指。左右引兩阜。坡陀中鑿為硯。及江南國破。硯為米芾所得。米歸丹陽。將卜宅。蘓仲恭以耳露寺下古基易之。

張說為相。有人惠一珠。紺色有光。事有遺忘。玩此珠。便覺心神開悟。名記事珠。

延溪有柘樹。枝條暢茂。嘗烏集其上。枝下垂及地。烏去枝偶折。群烏號嘯不已。土人取其枝為弓。名烏號。

廣州熙安縣有孤古度樹。生乳。號曰古度。俗人無子。虔祠久。其乳則生男。以金帛酬之。

榔梅。太和山真武折梅寄榔樹上。祝曰。若道成。花開果結。竟如其言。今樹尚在。

蘭譜。凡蘭皆有一滴露珠。在花蕊間。此謂蘭膏。其香不啻沆瀣。多取損花。蘭花切忌焚香。香薰即謝。以此花性類神仙。怕親烟火。非忌香也。忌烟火耳。蘭花必待女兒種。則盛。故名待女花。又天子賜諸侯薜蘭。藏衣著書中。可辟白魚。

俗云。人無干日好。花難四季紅。四季能紅者。惟有月、紅耳。所苦者。樹不能高。故此花一名瘦容。又名長春。又名閨聖。又名勝春。今為增一名。

緇斷花。一種。能斷其象。變而復斷者。只有此種。儼然度雲一朵。乃當日命。

名者。以雞冠肖之。則賤視花容矣。請易其字曰一朵雲。紅者為紅雲。黃者為黃雲。白者為白雲。五色者為五色雲。

邛州有弄色木芙蓉。一日白。次日黃。三日淺紅。四日深紅。比落紫色。又有醉芙蓉。一日之內。花容三變。由白而淡紅。深紅。故號女官花。

秋海棠一花。因女子懷人不至。涕泣洒地。而花故名為斷腸花。較春海棠更媚。春花肖美人已嫁者。秋花肖美人待字者。或謂海棠有色無香。

鄭谷詩云。朝醉暮吟看不足。羨他蝴蝶宿深枝。有香無香。當以蝴蝶去留為証。

雁來紅。一名秋色。雁來而紅者。尚有他種。經秋并色者。亦不一而足。惟老少年之名相宜。又病其俗。請易之曰遠童草。此謂草中仙品也。不特

一歲之內。經秋更媚。即一日之中。亦到晚更妍。徐竹隱詩。葉從秋後變。色向晚來紅。

素馨花之最弱者也。無一枝一莖。不需扶植。故嘗謂之可憐花。廣州府城西平田。彌望皆種素馨。偽劉時。美人葬此。至今花香甚于他處。

牡丹得王群花。起于唐朝武后。后冬月遊後苑。先日下催花詔。萬花俱開。而牡丹獨遲。遂貶洛陽。後后大悟悔之。曰。強項若此。得貶固宜。然不加以九五之尊。奚能洗夫八千之辱。花王之封。允肇此日。後因世人競尚。植者殆徧。終以洛陽為天下第一。

菊名不有。倚欄嬌。傾城笑。勝黃金。疊金黃。御袍黃。金鈴裘。白玉盤。老僧衣。鳳翠叢。

杏為風流對。桃為短命花。廣談助之五。

逸齋甫彙輯

符應

考洪範以五事配五行。以皇極協五紀。誠見夫天人之理。有相通而無間者。夫果法木之令。以出政。則博愛以容人。法火之令。以出政。則盛養以樂育。法金之令。以出政。則立嚴而成功。法水之令。以出政。則哀死而恤乏。法土之令。以出政。則含庄萬物。資美利于不言。人事克省。庶徵應之。將見四時式序。五星順軌。而陰陽天地之化。亦皆在于我矣。

班氏固曰。歲星曰東方春木。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熒惑曰南方夏火。五常禮也。五事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太白曰西方秋金。五常義也。五事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辰星曰北方冬水。五常知也。五事聽也。知虧

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五常信也。五事思也。仁義禮知以信為主。魏言視聽以思為主。故四星皆失。填星為高之。因歲星所在。而知國之有福。因太白經天。而知應之主兵。因五星聚奎。知文者之將興。因山川崩竭。知宗周之將亡。以三復白圭。知不廢而免。戮以祿去公室。知三桓之必微。以執玉高卑。知二公之將亡。以受脤不敬。知成子之不反。此皆以變化云為而知之者也。廣義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响。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他人乎。陸龜蒙

自古順逆常變。固在天。行補救脩省實由人事。是故禍福同根。妖祥共域。禍反為福。福反為禍。妖或為吉。祥或成凶。有知禍之為福。福之為禍。妖之為吉。祥之為凶者。則可與言物類矣。

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于當時。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無偶然而合。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不懼孔子作春秋。書災異。不著事應。實欲使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變耳。

乖氣致戾。和氣致祥。其端兆基于人君之身。而符應著于人事之表。故彗星見西方。商鞅入秦。五星聚東井。漢高興沛。七國將變。月出北辰。太宗靖內。太白經天。他如流星墮地。邊陲有侵奪之危。星孛西方。衣冠蒙禁錮之慘。此人事之應於天文者也。耿圮于河。而殷道遷。岷山壅河。而西漢沒。王莽竊命。濟水竭。澤武后專制。洛水溢。河他如黃河決。而天下為厲。濟河通。而閔中以給。此人事之應于地利者也。

武丁之時。毫有桑穀。共生于朝。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其亡乎。武丁恐懼。側身修德。桑穀自枯。殷道中興。帝辛之時。有雀生鳶于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家國必昌。帝辛驕暴。遂亡殷國。故妖孽不勝。善政則凶。或成吉。怪夢不勝。善言則禍轉為福。

唐堯聖矣。而有洪水之災。周宣賢矣。而有旱魃之虐。文帝之世。日食。旱蝗。景帝之時。孳孳地震。窮黷如漢武。而有寶鼎芝房之出。刻薄如孝宣。而有神爵五鳳之奇。劉聰之逆。黃龍三見。石勒之暴。蒼龍駕芝。是故祥多而恃之。未必不危。災多而戒之。未必不安。

祥桑生而中宗省。飛雉雉而高宗興。成湯六事而兩應。宋公一言而星移。楚莊以吞蝗而疾愈。叔敖以殺蛇而致榮。霖雨既降。由于德政之修。飛蝗盡死。由于營建之罷。他如逆賊風雨。適以開黃龍之治。平景星慶雲。反以致天寶之稅。駕黃霸以鴟雀為瑞。新莽以地震為動。秦王以太

白入井。為涓楊國忠。以淫兩為不害。稼甚者臘月之雷。三月之雪。九月之梨花。皆指以為瑞。春秋不書祥瑞。而書災異。此史外傳心之要也。

有恢蕩之音者。有榮懷之慶。有和平之穀。有蕃植之財。淫厲而哀。萬寶常知。隋之不。以宮出不反。王令言卜。鳩之無迴。宮離不屬。商亂而暴。子憲識明。皇之播宮。不召商。鯀與徵。疾嗣真。明章懷之廢。王仁裕聞黃鐘有爭。聞之事。裴知古。聆廟樂。當慶。賜之行。是故龍舟五更之穀。作而國不可游。胡戎無愁之曲。作而君不可留。除愛水。斷苦輪之歌。奮而臺城沒打沙。鑼振銅。鈸之伎。進而屈。蒺。邱路史。

察天以已。不必察之于瓊璣。占天以人。不必占之于卜筮。堯之春命。舜之申休。武王之受祐。此一念之覺。而在我之天。降其祥也。魏之奪其鑿。

晉之益其禍。楚之厚其毒。此一念之物。而在我之天。降其灾也。一轉移之頃。天不在天。而在君心。明矣。劉元城峻德却亂之原也。峻德不明。無洪水。不免于亂。四凶害治之蠹也。四凶不去。有鳳凰何益于治。松窓子

莫炎不足以瑞堯。億兆戴已。堯受命之符也。慶雲不足以瑞舜。謳歌咸歸。舜受命之符也。

功因亂而立。名因功而生。是故雲霓之望。非湯之盛。乃湯之不幸也。壺漿之迎。非武之盛。乃武之不幸也。

鄭以龍亡魯。以麟窮。惡在其為祥也。故屈軼不足以瑞堯。黃星不足以瑞舜。洛書不足以瑞禹。玄鳥不足以瑞湯。鳴鳳不足以瑞文武。君而堯舜禹湯文武瑞也。夫又何瑞矣。楊誠齋

物之祥不如人之祥。國家以聖賢之出為祥。而景慶雲神爵耳露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國家以卯倭之出為異。而彗孛飛流。龜孽牛禍。次之。是以王季文王迭出于古公之裔。武庚祿父實育于商紂之門。亦各從其類也。博議

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莠。不限於斥鹵之壤。是故受玄圭以告成者。生于四罪之門。承曆數于文祖者。出于頑嚚之家。抱朴子

王者視明禮脩。而麒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義成。而神龜在。治聰聰智正。而名川出。龍貌恭。鼈仁而鳳凰來儀。

堯不以赤龍為祥。舜不以慶雲為祥。禹不以洛龜為祥。湯武不以玄鳥白魚為祥。後世君臣不唐虞。制作不三代。有獲麟作歌者。不知乃先王

如藪中常物也。有得鼎賦詩者。不知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有喜禽改

元者不知乃先王林園中常類也。

灾祥之說非聖世所尚。堯舜之典禹桀之謨。商周之誥誓。初不聞其某歲某地。獻其瑞。是故兩暘時若。則慶雲可以無出。溝洫盡通。則醴泉可以無涌。黍稷茂盛。則芝草可以無生。雞豚咸若。則麟鳳不必遊于郊。數龜龍不必在於宮沼也。語類

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于商。商之將亡。太史令何鑿先歸于周。亡夏者桀。而夏之所誅者。盡豪傑也。豈謂我之為桀哉。亡秦者胡。而秦之所脩者。乃西北之胡也。豈虞其子之為胡哉。通志

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天下莫不歸者。其德盛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有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德之不勝。尚何數以盟誓為哉。

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齊莊好勇。不使閭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變。頃襄好色。不使風讓。而民多昏亂。其漸至于昭寄之難。故主情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必然之勢也。錦心繡口

雖雖升鼎而祭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益。晉室之長妖。祥原不足。憑亦顧人事之脩不脩耳。唐廉從

鼎貴。帝素互相雄。警丹穴鳳毛。渥注神駒。與醴泉無源。芝草無根。未可畸輕畸重。所難終在單門。所貴遠是右族。故欽莫欽于特起。恨莫恨于墜落。要在人自樹耳。一齊

禍者福之門。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啟殃。是知福不可屢僥。倖得不可常覲。覲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

忘喪則其喪必臻陸子

君子居其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卜筮之作聖人所以前民用也左氏所載卜筮無不奇中如陳氏之昌也則有鳳鳴之卜觀光之筮季氏之興也則有間社之卜同復之筮卜阪泉筮用享而勤王之功果成卜沈陽筮歸妹而攻敵之兵遂寢一男一女梁嬴之子誠然一薰一蕕驪姬之孽如見卜遷而知邾子之利民卜師而決齊候之非疾國子之卜曰如意則信如志矣臧會之卜曰僭吉則真僭吉矣乃若秦穆筮狐蠱而韓原凱旋晉獻筮睽孤而宗丘失利衛靈得元亨之卦而元果亨重耳得建候之文而候果建崔杼應入之象穆叔符不食之占國蹇王傷知楚軍之失律聚歸毋覆識魏氏之承家凡若此類雖或未可盡信而揆以稽義疑之義不得盡謂之誣也乃亦有不驗者桑林不足以害晉河神不足以禍楚良隨之道不合于穆姜黃裳之占不協于南蒯若是者何與蓋卜筮之當信亦信之於理耳理之所無則鬼謀固有不如人謀者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此之謂也

用舍之間安危所係君以逸欲滅國臣以寵祿滅身前車既覆後車不戒是故秦未亡而李斯趙高先夷三族漢未滅而宦官張讓等一千餘人已就誅夷王莽竊神器而傳首詣宛梁冀七候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無少長皆棄市明皇幸蜀李林甫斷棺鞭屍楊國忠斷頭注槊唐祚未終而先斬韓全誨等復殺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崔胤之徒亦隨授首徽欽未亡而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已先就戮南宋未滅而賈似道先死于鄭虎臣之手秦檜削奪官爵韓侂胄梟首

淮瀆由此觀之。昔時壅蔽聰明以圖利己者。皆所以自滅而已。可不戒。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遠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而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先有見之者矣。

鄭清之字德源。鄞人。拜太史左丞相。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為易。天休可喜。而以為難。何哉。蓋憂則懼。以生懼。則怒可轉。而為休。喜則玩。以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福與禍。不偕。潔與污。不並。董生有云。吊者在門。賀者在閭。賀者在門。吊者在閭。言憂勤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生。故世族遠長。命位豐約。不假問于蒼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今世人盛言宿孽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豈所能識禍福之源者哉。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脩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春秋書災異。不云霜隕。而曰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分明有意于人。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為災。人事不勝則天若為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初。寒暑兩天之常理。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故欲為害。人事德不勝也。程子

兩將至。必熱。雪將作。必溫。事有激而成也。火將滅。而燭反明。木將枯。而華反增。物有激而變也。人將死。而精血反盛。不如是。不足以耗其生也。治亂安危之理。于此亦可睹矣。

帝王之興。蓋由天定。吳蛇神母言。豈無稽夾馬香孩。瑞終有應。是故真人白水。名以錢流。王者丹徒。兆從葉鵠。赤符足觀。班論堪聽。然必非識

而獲罪母乃近誣而好倭

樊噲問陸賈曰古帝王受命皆有瑞應然乎賈曰然目睪得酒食火花
花得錢財晚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故猶然况天下大寶
人君非有天命何以得之

農家壁上四絕詩鵲噪非為喜鴉鳴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音中
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翠死因毛貴龜亡
為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
大機深禍亦深

塞上之人有善馬者其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翁曰馬知非福居
數月馬引一駿而歸人皆賀之翁曰馬知非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
而折髀人皆弔之翁曰馬知非福未幾胡兵至人出丁壯而戰之死者
十九獨以跛足父子相保故曰福之為禍禍之為福變化不可測也

善惡之報恐皆偶然每見世人淑慝自分而死生不異良楛雖別而榮
辱無殊豈知响必有聲影必有形故種瓜得瓜種豈得豈未有種秫而
得黍種稗而得稻者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鈞錡即人世机阱此
處着眼不高鮮不墮彼術中矣

浩嘆決石搏膺隕霜悲泣傾城揮戈返日流血化碧懷疑偃風况乎至
誠得道其于天地萬物呼之即應召之即通

禽類繁矣世人嗔鴉而悅鵲者以鵲噪吉而鴉鳴凶也夫吉凶亦人自
召耳鴉鵲何能作威福哉由聽者言告以凶則惕心生惕則思患而預
防未必不轉禍而為福昔以吉則逸心生逸則氣盈而志墮未有不變
福而為禍是鳴凶者為良禽噪吉者為諛鳥斯可知矣

水禽之貪者有鸕鷀。色惡臭惡。為漁人役。世皆賤之。而白鷺則修其儀。容潔其毛羽。以逸待勞。以靜觀動。戕物果腹。更不挾小利。以利人。乃自謂足以欺世。而盜名。故人第知鸕鷀為禽中之真小人。而不知白鷺為禽中之偽君子也。謝立

損彼益此。假公濟私。工唇舌。唆詞訟。以害人。貪厚息。富囊橐。以肥己。以及析產不公。分財不均。皆是忤逆奸淫類也。史曰。滿則必覆。易曰。天道惡盈。歷觀古來。占便宜者。常失便宜。不失于此。必失于彼。不失于目前。必失于日後。不失于其身。必失于子孫。凝神定氣。冷眼靜觀。百無一謬。謀事者。只當論理義之可與不可。當與不當。利害在所不計。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善不盡。福淫不盡。禍是禍。福亦無定也。人只求得當於理義。使心無不安而已。利害禍福。一切不足計也。胡氏

患難相死。貧苦相恤。君子見人之危。惟恐救援之不暇。乃至危人以圖自安。一團私意。天理滅絕。于身得矣。于心安乎。且人發一顛。天地知之。鬼神鑒之。人之有失。何益于我。如心日生。惡念漸長。人未失而已。已先失矣。何益之有。

于定國治獄。多陰德。知其子孫必興。孫叔敖有埋蛇之陰德。毋知其必貴。所謂積陰德者。時有救濟愛物之心。刻刻無殘忍害物之意。救人之患。難解人之仇。怨濟人之貧。困不成人之惡。不幸人之過。不談人之短。不喪人之善。凡此皆陰德也。

知言如泉。鳴知行如山。移心應樞極。身應列星。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統各歸閔尹子。負天地之夢。叔敖孫信之。而兆禍。瓊瑰之夢。嬰齊信之。而亡身。夢登臺。

者以憂死。夢身熱者以反誅。升天折翼之夢。故史臣之疑。乘龍授鼎之
夢。來諛臣之口。凡夢之吉者當敬。迺而不驕。夢之凶者當消弭。而毋忽。
豈可決諸庸術之口哉。周禮注

張八公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佛。後至玄曾皆登第。黃溪馮公為人
本分亦好施。人俱以呆稱之。其子夢蘭登進士。鄉人謠曰。張八佛子孫
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其呆。

作善天降百福。不福祖父必有餘福。禍盡則福。作惡天降百殃。不殃祖
父必有餘祥。祥盡則殃。

吳兵大勝。以為福也。而有姑蘓之困。越栖會稽。以為禍也。而有五湖之
霸。戎王強盛。以為福也。而有樽下之執。陳駢出奔。以為禍也。而有厚遇
之福。禍福迴旋。難以類聚。昔晉人有白犢之祥。而有失明之禍。終致獲

全之福。北叟有胡馬之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遂致保身之
福。可知見不祥而脩善。則妖反為祥。見祥而為不善。即祥遠為妖矣。

中庸曰。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考春秋中。晉惠受玉階。而內史決其無後。
越椒執幣傲。而惠伯決其滅宗。鄭悼視流行。而貞伯決其不久。單子
視下言徐。而叔向決其將死。以及卻子無基。成子棄命。子圉無儀之屬。
皆所謂禍之可知者也。至若重耳廣儉。有禮而楚成王知其將興。孫周
視聽無違。而單襄公卜其得國。國莊子將事。克敏而隣邦就朝。叔孫豹
式禮無愆。而天子加貺。以及靖公謙敬。叔弓卑讓之屬。皆所謂福之可
知者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既前知之。則必以誠造化。轉移變易。使禍或為福。
亡或為興。蓋亦非易事也。是以古之聖人。遇災而懼。嚴恭祇畏。以正

廢事猶不敢廢幾其萬一故曰瞻仰昊天曷惠其寧豈曰轉移變易而無難哉

天變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致亦有父母別生煩惱而然為子者皆當恐懼修省若只以利害相恐動則萬一利害有不慮時便不足取信矣

文翁拔劍擊江神迴復遂平王遵執壁當金堤水波旋却武肅命強弩射海濤濤頭竟趨西陵白沃史君以鞭指當湖東南一隅水至不沒精誠既至足迴狂流

秦二世造阿房宮以礪石為門四夷朝者有以牛懷刃即脅以示威名却胡之門而豈知閻樂之刃已起于望夷宮錢王俶既建候潮通江等三門以捍海塘之潮水又命強弩數百射退怒濤而不知國已輸之于宋故為國莫先於自脩區區外脩為無術

秦始皇篡滅二周并吞六國自謂生者之祚一世以至萬世而不知不足當鮑魚之一亂徑蛇之一斬驪山起塚羨門盡閉自謂死者之安百年以至萬世而不知不足供牧童之一燎羯奴之一鑄吁

漢祖斬蛇之符孰與乎三章之約旗幟之赤孰與乎三軍之素白帝之告孰與乎三傑之謀老嫗之言孰與乎三老之說善言受命之符者以德不以怪以人不以神史斷

秦皇能築萬里之城不能使秦作萬世之帝萬世咸資秦萬里之城萬里之城止護秦二世之帝

晉賈充宋秦檜皆無子充妻欲後其甥而輒殺其子于乳母之懷檜妻欲後其侄而故出其子于孕妾之腹已以奸臣悞人國亦以妬妻自殄

絕其家道通乎其天道乎

趙飛燕死而為鳧。柳后死而為蟒。李麗妃化為班蛇。武后死後納于大甕。萬蝎螫之。宋李后死。雷火焚其殯宮。椒房妬虐之報如此。

天道好遠。理無不復。白起之喪杜郵坑趙卒也。李廣之不封侯。殺降卒也。曹翰沒未久。子孫有乞丐者。蓋以為殺戮過當之報。

田蚡之疾也。見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筭之。則天亦頻見王蕭二庶人披髮瀝血如死時狀。趙普之疾。禱于上清太平宮。而神語以為冤累。秦檜

之疾。禱于天台桐柏觀。而士人以為徒勞。所謂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李斯韓非俱事荀卿。斯知才能不如非。秦王見韓非說難書。恨不得見

之。及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與語大悅。李斯懼其得寵。譖之下獄。非欲自陳。不得見。竟死。後李斯為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識者以為天道好

古來奸雄棄順倡逆。百無一脫。強如赤眉。終就殲滅。盛若黃巾。旋遭屠戮。安祿山。史思明。朱溫。俱弑於其子。黃巢斬于其壻。張豐信。肘後壘。被

斬。方悔公孫述為全蜀帝。被刺洞胸。李密智謀絕人。敵斬傳首。隗囂讓苻下士。餓死覆滅。竇建德為夏王。而被殺。劉黑闥據漢東。而梟戮其餘。

行藏不軌。斬頭截頸。不可枚舉。人奈何不安分循理。保全性命。守人道之常乎。

倍入倍出。出尔反尔。陰陽不爽之衡也。羿之篡太康。以淫于原獸。浞之殺羿。亦以蔽于後禽。寒浞。羿妻純狐。浞之子豷。亦通丘嫂女。岐。始皇

焚書坑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而其子胡亥。不辨鹿馬。曹操舉不仁不孝。有兵政術者。以變風俗。風俗未變。而其子丕。肆行淫虐。舍人須臾商

鞅法也。鞅之走出。竟以無驗被執。納甕熾炭。周興計也。興之見訊。亦請

公入甕。啓機之誅步。闡百口俱盡。機雲之族于孫秀亦齧。亂不留。曹操之盜漢鼎。能欺孤。能兇。司馬懿之奪曹氏亦給。取寡婦石勒病遠。二王俾之國。虎留之而給以遣。及虎之病留。二王使輔政。妻逐之而給以留。甄后之死。郭后糠窒其口。及郭后之戮。亦以糠窒其口。朱温令蔣暉弑昭宗。昭宗環柱而走。劍之擊柱者三。及庾珪使馮廷諤弑温。温亦走。繞柱。劍之擊柱者亦三。宋太祖之得天下于周也。以母老子幼。其失之也。亦以母老子幼。丁謂之貶。寇準以雷州司戶而謂之貶。亦以崖州司戶。言今之事。報之速也。若桴鼓。而其符也。若滴溜。天道昭昭。如此不甚可畏也哉。

索元禮作鉄籠。囚首而自囚。周興作鉄甕。熾炭火而自熾。薛文傑造檻車。以鉄芒向內而自受。自古此類報應不少。乃知為法之弊。不獨一商君也。語曰。張机者中于機。設檻者中于檻。郭子

狄靈慶為袁粲門生。而抱首。粲子周生為陸超之門人。而手斬超。陶穀為晉相李崧所錄用。而構崧族。誅究之。狄德遂于甄狗。周折頑于墜。於陶死。墓門屢遭雷殛。而骸骨不少留。彼其仇視。恩地不祥。莫大焉。說諸

楚莊不罪絕纓之臣。秦穆不罪食馬之盜。趙盾食醫。秦之賊人。顧榮啖執炙之下吏。或得其助。以成功。或賴其力。以濟難。其視華元殺羊。獨斬羊斟。而因之喪師。鄭靈解鼈。獨斬子公。而因之遇弑者。遠矣。中山君曰。

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殮。得二虎士。然則施德之與。招怨。豈在哉。榮悴無常。忽然夢寐。興亡反覆。有如轆轤。是以昔年望夷之宮。已驚逐鹿。異日長洲之苑。尚悼栖鳥。

天道好還。役桃報李。人心惡險。剪棘裁荆。是以非藥方乾。懸李斯于秦。

井錯血未冷刺袁盎于漢廷。連珠

唐玄宗天寶中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饈數十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末年失國出奔咸陽日中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民獻糲飯襍以麥豈皇孫爭以手掬食之猶未能飽相視而泣前日進食使何在天子尚不能無暴珍之報况他人乎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為后妃未嘗不致危亡晉之驪姬楚之夏妃息媯苻堅之清河公主候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貨物也我以戎勝彼彼必以女戎勝我隋書曰興門之男喪門之女信矣李德裕褒姒育于戎幽王為之死于戎貴妃生于蜀玄宗為之幸夫蜀女禍之速應如此

始皇并六國東游會稽渡江謂子孫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窺其隙劉季起喟然之嘆于咸陽矣曹操芟群雄定海內日夜伺漢鼎不可司馬懿已入幕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候景即于是年生于汴唐太宗殺建成元吉登位而武后已生于并州之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溫已倏然生矣冷念靜觀智謀其可得而與楊素勸立煬帝以亡隋室而其子玄感竟為煬帝所族李勣勸立武后以革唐命而其孫敬業終為武后所夷諺云吾以此始亦以此終出尔反尔之報固可誣乎哉

韓離不陷汴京殺太宗子孫殆盡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其髡絕類藝祖伯顏下臨安有識者後于帝王廟見周世宗象分毫不爽書又傳王介甫為秦王廷美後身高宗為錢王後身漢宣帝封丙吉為博陽侯臨封病劇上憂吉不起夏候勝曰有陰德者

必享其壽。以及子孫。今吉未履報而疾。非死徵也。病果愈後五年為丞
相。宋宣和中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獨晁冲之叔用曰。未也。此老敗壞
至極。若使晏然死牖下。豈復有天道哉。果不死。後竄儋州。死于潭
國之將興。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莫極于龍。夏德將
亡。曷降雌雄。秦穀生朝。商道復昌。麟出豈殃。孔子云。亡周公相。周越裳
獻雉。漢安相漢。越裳復至。白魚躍舟。鸞鷲鳴岐。周人聚喜。商人聚悲。素
靈夜哭。五星聚緯。彼瑞此妖。顛倒如是。妖至而防。瑞至而狂。恃物滅德。
幾不亡。孫朴瑞箴。

秦人峭函之閔。方固已釀。戎卒之禍。漢人漠之。柳方旋已瞻。海內之
慮。顯使方伐。而蕭牆之變。隨開元方治。而漁陽之患。慘鄭有武力。下之
美。疾。晉能勝楚。晉之鳩毒也。錦心繡口。

王涯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將天下寶玉珍珠投其中。汲水共飲。李昌夔
在荊州打獵。其妻獨孤氏亦出。紅粧錦勒。女隊三千人。石虎皇后出女
騎千人。皆着五綵靴。石季龍常以女弟千人為鹵簿。皆着紫綸巾。熟錦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
洞。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謂酬生平所不足。元載寵姬
薛瑤英。幼啗香物。肌肉皆香。處以金絲。却塵褥。李德裕好飲。惠山泉置
水甌。虞孝仁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羊糞。舒冬釀。令人抱甕。
須臾復易。使酒速成美味。符朗使小兒跪而張口承唾。于頔為襄州日。
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石季倫廁有紗帳。茵褥。婢供香囊。劉實謂誤入
其內室。劉琰侍妾數千。悉教誦魯靈光殿賦。帝陟。饗備奇珍。厨中所棄。
猶值萬錢。宴公候家。雖極水陸。不下箸。噫。天地生財。只有此數。後汰自

豪爽皆不旋踵。豈天道之... 疾非死徵也。病果愈後五年為丞

昔有儒生數輩問于中峯祖師曰。善而子孫微賤。其人惡而家門昌盛。何

大凡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惡。利人

則為假。又根心者真。襲跡者假。又無為而為者

自考可也。江南旱荒。西門回子哈九開飯店。有江浦人遺糧銀五十

一。迨至江邊。遠之得銀者至江浦。見大風覆舟人溺甚多。其人忽思譬

如哈九不遠我銀。何不將銀救人。遂呼漁人。口救得一。謝銀五兩。漁

舟爭救。止救得一人。問之。即哈九之子也。高郵張百戶往淮安。泛舟湖

隄。遙見小船浮沉波上。有人據舟背求救。張急出白金十兩。呼漁舟救

之。至則其子也。又正德間七月。大風海溢。沿海居民漂沒無算。少定人

有駕舟撈取貨財者。見一女子。手扶一筍。浮沉而來。將抵岸。一人利所

有。遂沉此女。及發筍。見一庚帖。乃即其所聘妻也。夫救人而適救其子

有人而即溺其妻。天之報應。豈不速哉。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

子受江南李煜。後三百年丙子。少帝為元所擄。以己卯滅漢。混一天下。

後三百年己卯。宋亡于崖山。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申。元太祖之

降生。與建國之年亦同。宋興于後周顯德七年。時恭帝八歲。亡于德祐

元年。少帝四歲。諱顯。顯德二字不期而合。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有太

后在上。禪位于太祖。宋亦有太后在上。歸命于大元。北客有咏前朝詩

曰。當日陳橋驛裏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

十六

意。天。地。生。財。儲。蓄。則。死。于。潭。此。老。敗。壞。中。哈。九。救。得。一。人。謝。銀。五。兩。漁。舟。爭。救。止。救。得。一。人。問。之。即。哈。九。之。子。也。高。郵。張。百。戶。往。淮。安。泛。舟。湖。隄。遙。見。小。船。浮。沉。波。上。有。人。據。舟。背。求。救。張。急。出。白。金。十。兩。呼。漁。舟。救。之。至。則。其。子。也。又。正。德。間。七。月。大。風。海。溢。沿。海。居。民。漂。沒。無。算。少。定。人。有。駕。舟。撈。取。貨。財。者。見。一。女。子。手。扶。一。筍。浮。沉。而。來。將。抵。岸。一。人。利。所。有。遂。沉。此。女。及。發。筍。見。一。庚。帖。乃。即。其。所。聘。妻。也。夫。救。人。而。適。救。其。子。有。人。而。即。溺。其。妻。天。之。報。應。豈。不。速。哉。

被其又咏汴州青城云。萬里風霜空綠樹。百年興廢又青城。蓋金之卡亦聚其諸王于青城而殺之也。

趙韓王以病無生意。辭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宮醮謝道士姜道元為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勲臣。奈何冤累不可避。姜叩曰。冤者為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見牌末一火字而已。道元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廷美也。嗚呼。一聞火字。即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乎哉。趙齊普以秦王廷美居西京。非便。訖。字符上言安置房州。又恐符言洩。乃并坐符

路巖為相。密奏臣下有罪。應賜死。皆令使者取結喉三寸以驗其實。至巖賜死。自懼其法。行刑之地亦揚收死所。蓋收即為巖所害者也。

大德間。荆南境內有九人山行。值雨。避于路旁舊土洞中。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咆哮怒視。目光射人。內一人素愚。八人密議。虎不得人。烏得遂去。因給愚者先出。我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八人并力排之于外。虎即啣置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壓塌。八人皆死。虎亦驚懼而去。愚者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至險矣。孰知天道豈夢之哉。

景定庚申。吳履齋潛循州安置。由賈似道恨之。未幾除承節。即劉宗申知循州。宗申至。即置毒井中。履齋飲其水而死。暨似道遭鄭虎臣之辱。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未幾虎臣害似道。趙經紀棺斂。且致祭。其詞曰。嗚呼。履齋死。循死于宗申。先生死。閻死于虎臣。天乎。人乎。莫得而詢。方似道遭貶。時人題其壁曰。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閩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

袁盎報十世之仇。不知雖經萬劫而必報。師子償殺命之債。不知雖逋小債而必償。萌芽各認根苗。點滴不差。簷溜罪至則福不集。福少則行難圓。郭子

元至正三年秋大旱。興國路永興縣雷震。擊死糧房。貼書尹章于縣治。朱書其背云。有旱却言無旱。無災却道有災。無庸殲厥渠魁。且擊庭前小吏。

石季倫崇奢靡。自侈家有黍稻落地。經宿皆化為螺。衛伯玉。璿放曠不。其家人炊飯墮地化螺。後二人俱有滅族見誅之應。

天有命言為妖。商紂為傾宮。隋煬為迷樓。曰頌曰迷。天命之矣。陳後主喜自稱儂。唐明皇亦自稱阿瞞。曰儂曰瞞。其近于言妖乎。

漢末杜瓊嘗言古名官職。無言曹者。始自漢以來。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其殆天意乎。譙周因曰。靈帝名二子曰史。候董候後。即帝皆免為候。亦此類矣。然則先帝諱脩。脩者具也。後主諱禪。禪者授也。言劉已具矣。當授他人也。又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矣。後曹興蜀亡時。人競神其語。

按五代時汴梁建業等處。小民口語。矜尚一趙字。凡應答之間。必大殺曰趙。當時疑訪。致殺趙運樞一門。後見陳橋兵變。方知為趙。宋發祥。崇禎末年。京師與兵下市。屢口語。皆曰宋阿罩。後至李賊破城。帝后並縊。竟以天下送之。李之小名曰彥兒。訛言傳宋阿罩者。以上殺作去殺也。寧非天意默定。固知歌謠皆非無謂而發。

遼之正殿曰洪武。元之正殿曰大明。後之年號先定焉。崇禎間築城。蘆溝橋前曰順治。後曰永昌。一為本朝年號。一為闖賊僭號。劉誠意對太

祖感祚云逢順則止太祖拆之曰三百十八年足矣明得天下于元順
帝闖賊僭號大順亦何足道實符本朝順治年號至若扁額有曰清朝
鼎望清時宿望清朝柱石清世儒宗不一而足豈非前定而何
劉誠意有廟祠在青田縣街衢順治丙戌有大帥督兵過而惡之下令
拆毀甫墮一墻即于其中得剃刀一把順治錢一枚帥見大駭乃止
宣和末有題字數行于寶籙宮云家中木蛙盡南方火不明吉人歸塞
漠巨木又摧傾後值靖康之變方知家中木宋字南方火乃火德吉人
木乃二帝御名
臺城之陷梁武帝語人曰候景必為帝但不久耳破候景字乃成小人
百日天子及景篡位果至百日而亡
北周武帝改元宣政蕭歸離合其字為宇文亡日宋道君改元宣和時
人離合其字為一旦宋亡

李順吳曦先後叛逆俱僭蜀王位說者拆順字謂居川之旁一百八日
拆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被戈較其即位受策之日不差毫髮
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悖心故其學益熾開口
張弓之識吳越至以編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
之符尤為著明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
本不可復收乃命取舊本自己驗之外皆棄其次而襍書之凡為百本
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莫知真偽間有存者亦不復驗皆棄而勿用
藝祖受命元年三佛齊來貢時尚不知宋受禪也貢物有通天犀中有
形如龍擊一蓋其龍形騰上而尾少向左成宋形其文即宋字也真主
受命豈偶然哉藝祖即以此犀為帶每郊祀則繫之

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平康。忽一日命宮嬪妃主遊後苑。乘小車東向登城。遙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悅。即回輦。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極。蓋曙乃英宗御名也。哲宗朝嘗創一堂。退絳萬幾。學士進名。皆不可意。乃自製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即即位。至正五年。京師童謠曰。富人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至元十六年六月。彰德路有黍自然成文。紅稽黑字。其上節云。天下太平。下節云。天下刀兵。季年天寧寺塔忽變紅色。先是河北童謠曰。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翁。竇建德救王世充。悉兵至牛口。世民喜曰。豆入牛口。必無全理。遂一戰擒之。

馮燧討李懷光。引兵下營。問其地。曰埋光村。喜曰。賊必擒矣。凡事莫不有其幾。特患人莫能識耳。易曰。知幾其神乎。介如石馬。寧俟終日。斷可知矣。

貝州卒王則據城叛。詔明鎬往討。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為敗。卿必擒則矣。未逾月而捷聞。曹翰從征幽州。方攻城。軍卒掘土得蟬。以獻。曹翰曰。蟬水族而陸居。失其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象。况蟬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然。

廣談助卷之六

逸磐甫彙輯

性學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一也。老子

無形者物之太祖也。無聲者音之大宗也。淮南子

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太一者數之始也。太極者兼理氣象數之始也。蒙泉子

太極理之極也。太玄道之原也。太素色之本也。太一數之始也。太初事之初也。太始物之始也。其成功則一也。邵子

性學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容形。尔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容感。尔正蒙

太虛為氣之體。其理謂之神。又謂之性。所以狀道之立。太和為氣之用。其理謂之化。又謂之命。所以狀道之行。張子

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淮南子

犀象珠玉皆足飾身。而布帛不可一日無。枹梨桔柚皆足適口。而五穀終身不可去。異端禠說皆有可觀。而致遠者必聖人之道也。邪色可以眩俗。目不可欺。離婁蛙鼓可以傾俚耳。不能師曠。小道可行于天下。而君子獨有所不為也。靜虛子

聖賢者良田也。仁義忠信者穀種也。經書者鎬基也。物欲者稂莠螟蟲也。存養省察者灌溉之力也。美大神聖者秋成之候也。積瓊錄

宗彛蠱爵不鬻于市。而貴于宗廟之中。深衣縫掖之服。田夫野婦之所怪笑。而庠序之士不可一日無。何者。古器固不合于今。而文者必諧不諧于俗也。

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蓮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聲音哉。譬由鼃鼃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東方朔目非卞和。故奄崑山之石。皆可以為玉。耳非后夔。故舉亡國之音。皆可

以名。韶。儒者之難辨。有甚于此也。玉為石受屈。韶為音受誣。儒者為小丈夫受辱。亦不幸矣。惟聖知聖。惟賢知賢。已不儒。何以識真儒。已不識儒。何以責儒者之必至。呂子

趙人有曲。以為伯牙之殺。人爭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而罷之。越人烹蛇。以享秦人。耳之。以為鯉。既知為蛇。則櫻喉而嘔之。宋人得燕石。以為玉。銅匣而藏之。後知其石。因捧匣而棄之。郢人為賦。托以靈均。舉世誦之。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捐之。故以蛇為鯉者。惟易牙不失其味。以趙曲為雅者。惟鍾期不溷其音。以燕石為玉者。惟猗頓不淆其真。以郢賦為靈均者。惟相如不濫其賞。積瓊錄

怪生于罕。而止于習。赫然當空者。謂之日。粲然徧空者。謂之星。油然布空者。謂之雲。隱然在空者。謂之雷。突然倚空者。謂之山。渺然際空者。謂之海。使未識而驟見之。豈不可怪之甚耶。博議

知之既至。孰得而移。知玉之為寶。則人不得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為耳。則人不能以藥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虛無之說惑之矣。程子

子思之言性也。言乎性之所自出也。孟子之言性也。言乎性之所固有也。荀卿論情。非論性也。揚雄論習。非論性也。韓愈論才。非論性也。文中子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佛氏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要其微言。不為少矣。闍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劍。抉盲目之金鑰。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無垢

往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氣之決驟。軼于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于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

其為人最切者真西山

喜怒哀樂之端情之所發也與生俱生而欲滅之是猶惡水之波而欲涸之其源益流惡木之花而欲截之其根寢揚聖人不過節之防之不使其爛熳而已害性而已積瓊錄

德性之尊與之者重而受之者輕是捐奇寶于道而委組以逐屠沽也折枝之命受之者不敢委抱關之位居之者不敢辭况吾受之于天賦之于命而非出于偶然者而竟棄天棄天耳心焉謂之何哉名喻聖人之心脩萬物而無一物唯無物故能見物金納于火火百鍊而金自若月印于水水百折而月自若聖人靜與物交而不蔽于物天下之理固有傾耳而聽者無聞而反耳之聽者徐以神聽則唯然之中有雷震拭目而視者無覩而反目之視者徐以神視則介然之中有嵩華大抵逐于物者蔽于物而虛其中者斯足以燭物也陳白沙

萬物皆備于我不可以物為非我也然而有物則私矣萬理皆具于心不可以心為無物也然而有物則滯矣方山子

淫教邪樂攻心之鼓也綵色玩好伐性之斧也肥耳厭娛腐腸之毒也芳馨盈鼻熏喉之藥也舉駟逸身麗足之樞也墨子

牛山之飲有感者隕淚朝邑之歌有忌者迴車是故此心之淡也狐狸所家蓬藿所業皆足以適我意此心之乱也慶廊廟猶有風雨之虞師華軒猶若塗潦之辱也積瓊錄

居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立樞扉之內霏然而雲生于牖雖面復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回崖之聳崑崙又安知其所以安榮符子論堯

仁義有核。心之真味也。酒池肉林。則絕口矣。詩書苑圃。心之樂地也。沙棠木蘭。則削迹矣。國風雅頌。心之正教也。淫絃悲曲。則掩耳矣。卑宮昭化。非處心之恬淡乎。離宮別館。吾不建也。脫簪進規。非養心之補助乎。廬江女人。吾不滿也。苦口忠言。非正心之剴切乎。耳詞卑語。吾不也。納錦扣獵一書。工自工矣。而投閣貽玷。千古不磨。佩常等作美。則美矣。而阿附懷奸。萬辭莫揜。然則文者。枝葉行者。根本君子。豈容驚華而絕根。永誠子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經天緯地之謂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胡五峯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司馬氏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以反求。諸己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胡五峯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于文詞。牽于訓詁。惑于異端。程子

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為古聖賢亦只此是了。一自謂做聖賢事。不得。故皆不肯做工夫。又曰。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

舊有先入語。朱子

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蠹。正途之榛莽。與大學丁寧于末簡。孟子懇激于

首章。聖賢深切為人處。當未有或先乎此者。真西山

京房學易而殺其身。白生受詩而味其幾。夏侯授書而垂情于青紫。叔

孫定禮樂而志于阿君。陸淳有功于春秋。而名在八司馬之冠。嗚呼。彼

亦胡以窮經為哉。胡氏

碑志盛而史贗矣。詩賦興而教亡矣。啓禮具而文溢矣。表箋諛而君志

驕矣。制誥儼而臣報輕矣。賄幣陳而禮意微矣。舉業習而經學晦矣。科

筮易而全才茂矣。世風人情如瀾斯倒。如波斯蕩矣。能為障矣。能為砥子

才如干將莫邪。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趨。雖百折不回。節如堅松古柏。必歲寒而後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知。始陽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員鈎繩不能曲。直天地之求。登丘不可為脩。居卑不可為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子人與器物不同。筆止為筆。不能為硯。劍止為劍。不能為琴。成毀以速。一定不易。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朝為盜。陌暮為克。舜吉。凶禍福隨之。而變。朱子語。廖德明。

宇宙古今共此心氣。天子之心。負荷天下。此氣便與天下相通。聖賢之心。負荷萬世。此氣便與萬世相貫。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觀寒暑晝夜。君子小人。天理人欲。可知。朱子。

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胡五峯。

心一也。指骸而言。寂然不動是也。指用而言。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又曰。心定者其言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程子。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張子。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的氣。陰是方消的氣。仁便是方生的氣。義便是收回的仁。仁固為骸。義固為用。然仁義各有骸用。各有靜動。

或問性之四德。迭為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是。朱子。

誠一而已。對明則為二。誠即仁也。對義禮知則為四。故天即道也。太極也。亦一而已。對地為兩儀。合水火為四象。合雷風山澤為八卦。八卦歸

于四象。四象歸于乾坤。坤歸于乾。四德歸于誠明。明歸于誠。故曰誠者天之道。則盡矣。中庸餘論

仁義二者以其性而言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

四德之中仁義對立。禮則仁之著。知則義之藏。猶四時以春統夏而皆為陽之屬。以秋統冬而皆為陰之屬也。朱子

木金水火統之者土也。仁義禮知統之者信也。愛惡欲懼統之者思也。喜怒哀樂統之者和也。

木火金水運而木德常伸。仁義禮知行而仁道常貫。四德主于貞。五常妙于知。李安溪

仁不得義不行。不得禮不立。不得知不知。不得信不守。張子

人得太極之理以為性。得陰陽之氣以為形。本然之性從太極之理上來。故有善無不善。氣質之性從陰陽之氣上來。所以不能純然皆善。此可以知性相近之說實兼氣質言之。

仁義禮知為人性。孟子更指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真乃鑿破混沌開闢屯蒙發前聖所未發。至加一信字則為五常。五常二字見樂記。五常仁義禮知信。見董子賢良策與白虎通。五常配五行。確不可易。

信貫仁義禮知之中。故端只可以言四。理宰于有生之先。氣形于有生之後。先有理後有氣。理雖不離乎氣而實未嘗或離乎氣。蓋理無不正而氣數有或偏亦理無不統而氣質有或離理先氣後人只當就氣上認理。不可認氣為理。學者所當深察而

明辨之也。

就其自然者言之。則謂之天。就其流行而賦于物者言之。則謂之命。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則謂之理。就其事。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則謂之性。

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固不同。若此。命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

觀萬物之異。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

論性不論氣。不脩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

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朱子

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朱子

如將帥。朱子

道未始有天人之間。在天為天道。在地為地道。在人為人道。程子

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胡

圖書出。而天文始肇。聖賢生。而人文始開。黃勉齋

道理二字。須有分別。萬古通行。萬古不易者。理。陳北溪

道德仁三者所處不同。道謂事。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于

心。仁謂本心之德。愛之理。乃道德之總會處。陳潛室

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藹乎若

春暘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足形容仁底意思。朱子

盡已無歉為忠。辭物無違為信。表裏之義也。程子

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謝上恭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朱子

恭是敬之見于外者。敬是恭之存于中者。敬與恭原無淺深。如形影然。

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
相關一般陳北溪

恕與仁別而可至于仁其與仁別者緣恕是生的仁是熟的仁自然之
候恕勉然之候是故不欲無加非賜所及恕之一字終身可行其可至
于仁者則由勉以幾安自生而之熟強之以行而求仁莫近能近取譬
而立達可幾矣恕之為義止于如此大學絜矩之道中庸遠道不遠皆
是物也至曾子以之當夫子之一貫蓋以一貫之道難言姑借學者盡
已推己之目為門人所共行者以著明也亦曰忠者體可以擬一恕者
用可以擬貫然終不以勉然之忠恕與夫子之一貫同年而語明矣解字
理氣不可分而為二亦不可混而為一天地有天地之理氣人心有人
心之理氣惟聖人渾然與天地為一天地溫涼寒暑不得其正如聖人
之有疾病憂患是特氣數適然非天理之常然理者天造流行必四序
順布生長收藏有條不紊若月令不時災祲摠至此豈可謂之正理

人之性即物理之性同為天地之所賦非有二也物理之性如何若水
之潤下火之炎上馬之可乘牛之可耕亦莫不有性存焉
四德之中惟智最貴始條理之事也故仁智往々並言仁包四德而統
其全智妙四德而神其應生知安行以智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
知勉行以勇為主

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既形之後
因象而推數因數以推理丹鉛錄

經與權不可無辨經者萬古不易者也權者一時偶用者也權不得已
而後用之經有行不去時無權則不可濟行權所以救經之窮也嫂溺

授以手舜不告而娶堯舜之禛授湯武以征誅伊尹放君于桐周公之誅管蔡皆是能用權處究之執經而失反不足為經用權而得權亦歸于經此聖人神明之妙不得為叛常濟私者開便門也

為學未至圓通合己見則是異己見則非如以南方之舟笑北方之車以鶴脰之長憎鳧脰之短不責己之偏見而責人之異見豈不悖哉青蓮

楚玉稱璞腐鼠亦稱璞月且稱朔舟軒亦稱朔人知璞之為璞而不知其楚玉腐鼠也人知朔之為朔而不知其月且舟軒也世之儒者知學

之為學而惡知所謂道學俗學之分哉積瓊錄

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胡五峯

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李延平

顏子所謂卓尔孟子所謂躍如朱子所謂案上花瓶便有花瓶道理陳北溪

中書燈便有書燈道理都是真實見得道跡分明陳北溪

朱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去裘而揚大明則萬物無所隱其狀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無藏其情泥理全齊堅乎金玉曲

木可攻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以戰陣畜牲可習以進退沉鱗可動以教音机石可感以精誠又况乎含五常而稟萬靈者乎抱朴子

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偃善斷不能

能用不利之斧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魏牟戾獸而黃帝教之戰

鷹鷂擊鳥而羅氏教之擊教習之功也劉子

左手畫規則右手不能畫矩右耳辨宮則左耳不能辨商察秋毫之末

者不聞雷霆之迅調絲竹之音者不見泰山之形故養由基之于射造

父之于車伯樂之于馬庖丁之于牛僚之于丸盧之于藥終身無外慕

焉何者心無兩用而業有所精也 耕野子

嘗讀孔孟之書矣如飲醇醪而斟其醕如聽雅樂而挹其和如揖遜筮
蓋邊豆之間而無鄙慢之心使人明仁義禮樂之端知出處進退之節
又嘗讀老莊之書矣如泛滄海而忘其浩渺如登喬岳而忘其高遠如
徜徉四通五達之衢而無羈絆之累使人達死生壽夭之情了富貴貧
賤之分揚誠齋

望梅生津含芥墮淚液之自^外至者也因慕而涎垂觸愧而汗發液之自
內出者也此可以驗人心之靈通亦可以見人身當檢制順和子
人心淨處始見道心以是知道心惟微道心著處皆是人心以是知人
心惟危青山綠樹是牛山之木嘗美的景象非挈開兩後之孤蓬依然
是滿江風浪雲淡風輕是陋巷之樂不改的光霽非會得近午之天机
只道是偷閑少年 飛修子

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祇緣事机自見道妙但盡凡
心別無聖解知之者不待啟口時已得吾祖分付不知者即竭力思議
只是對面青山 陰光子

戴大員者履大方鏡天清者視大明立天平者處大堂游于冥漠者與
日月爭光冥冥之中獨有曉焉漠漠之內獨有照焉其用乃不用不用
而後能用其知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也 文子

生人之用皆七情也道合七情奚托焉聖人順焉而之道賢者勉焉而
就則不肖者任焉而忘本釋氏逆焉而滅性夫父子生于欲也君臣生
于利也奈之何其逆而銷之也 王弼州
即入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

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一了不膠。名
之不得。籩不問豆。豆不問籩。瓦不問石。石不問瓦。問與否。與一氣往來
周子光霽之懷。程子吟弄之趣。朱子秋寒水月之句。皆觀之以理。而玩
之以心。若夫寫圖岳陽。模像滕閣。乘樓咏月。坐花飛觴。與夫蘭亭醉翁
之遊。赤壁黃州之玩。謂之對景適志。則可謂之見道之深。則未也。唐記
學問之道有三。省察克治存養。夫學者之治心。猶治疾。省察焉者。視脉
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燮愛護。以杜未
形之疾者也。真西山

致知力行。二者不可缺一。知之不至。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
疑。行之不力。則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黃幹

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露。岷竹未斷。則鳳音不彰。吳箴質勁。非筭羽而不美。

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故鍊金則水出。鑽木則火生。人能務學。鑽鍊
其性。則才慧發矣。劉子

服劍者期于銛利。而不期于墨陽莫邪。乘馬者期于千里。而不期于驂
騮馱駟。鼓琴者期于鳴蕪脩莖。而不期于綠綺焦桐。誦詩讀書者期于
通道畧物。而不期于洪範商頌。積瓊錄

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有子思卧。自碎其掌。蘓生患
睡。親錐其股。以聖賢之性。猶好學無倦。矧伊庸人。而可怠哉。劉子

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常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
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而耘鋤路生。絕蒲以寫書。黃霸抱耜。枵而
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
八荒若戶庭。抱朴子

車陰難延。武寐不假。周旦坐待。孔夜忘寢。已往之歲月。既不能挽。死過之矣。未來之事。机尤當亟。鸞鵠至之弓。羅山子。

善學者以一日兼十日。以一人兼十人。不善學者反矣。騏驥善走。一日千里。若伏櫪而不馳。則蝓蟻過之矣。鷗鵬捷飛。瞬息千里。若戢羽而不奮。則鷦鷯過之矣。士人之學。何以異是。說休。

古人解書。虛實相因。譬如車輪之轉。非轂非輻。妙在于空。又如鼓响于桴。教不在木。火傳于薪。光不在燼。若將意思。一句說盡。便同嚼蠟。

鼓無當于五音。五音弗得不和。水無當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學記。

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箎。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善歌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

其節目。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三

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理明而行無過。

故不登高山。則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則不知地之厚。不聞先王之遺

言。不知學問之大。荀子。

志者進德之基。志之所趨。無遠不達。窮山極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無

堅不入。銳兵堅甲。不能禦也。真西山。

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

者。吾未之見也。積瓊錄。

學問之精微。自變化氣質而起。事業之光大。由轉移氣數而生。故曰蒙

以養正。聖功也。非蒙則無功。又曰。吉凶生大業。非吉凶則無業。李安瑛
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人者有可勉。蠓不如蠟。駑可及
驥。既敏且學。則事半而功倍。吳臨川

羿善射也。而慕御。則射弗若之矣。伯牙善琴也。而學字。則琴弗若之矣。
何者。事不可以兩精也。妙明子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雖有嘉餽。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
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
反。困然後能自強。學記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惟楊雄言之。楊龜山

天資之美。不足為貴。惟矯惡為善。警惰為勤。方足為功。古之聖賢。其必
為善也。如火之必焚。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

不穀。張子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已矣
者。竭盡而無復餘蘊之辭。可見聖人之道。不假外求。孟子曰。事親若曾
子者可也。程子曰。事君若周公者可也。可也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

可見吾人之學問。初無止足一商。

聖人造物也。七十子造物之物也。問仁者七。問孝者四。問政者九。問君
子者三。答之者無一似焉。不惟不違其所長。而亦不強其所不能。故大
以成大小。以成小。造物奚間焉。垂世立教。百王所仰。未有由之而不治。

舍之而不亂者也。楊真

入道深。所見弥大。人遊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
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天市也。遊于都邑者

心厥觀于大市者意飽。况遊于道。莠之林者哉。論衡
一身之利不可謀。而利萬民者則謀之。一時之利不足計。而利萬世者
則計之。胡五峯

聞商羊而戒浩漭。訪烏箸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
羊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蠡
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抱朴子
人不照于珠金而照于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于流波而鑑于靜水
者。以靜能清也。
曲思于細者必忘其大。銳精于近者必畧于遠。由心不並駐。則事不兼
通。小有所係。大所必忘也。

思學廢于箋解。省學廢于訛議。悟學廢于揣量。通學廢于偏黨。默學廢
于領畧。敏學廢于疑惑。六學廢而道始衰。劉屏山

黃帝學乎大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疇。舜學乎
務成。輶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
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必有所師也。

如來會中。阿那律多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琬伽神女。非鼻聞
香。驕梵跡提。異舌味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今人有耳而不能聽。有
目而不能見。是聞見二根先去。雖欲讀書。亦已難矣。分耳餘話

山抱玉而草木潤。川貯珠而崖不枯。口納芥味而百節肥。心受典謨而
五性通。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游六藝。不
知智之深。孔叢子

針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陳了翁
心學滑稽易口耳學。聖賢難樵談

河海學川可至于川。丘陵學山不至于山。楊子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語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目。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
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

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奭。善心者師心。不師聖。閔尹子
人莫學御龍而皆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學治人。急所用也。淮南子
邵康節詩。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鋪舒。又云。梧桐月向懷中照。
楊柳風來面上吹。又邵堯夫詩。爭先路徑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
口物多翻作疾。快心事過便為殃。吾輩常作此觀。何患省察克治之功。
不從此增。穀色臭味之欲。不從此戒。蘓子瞻詩。捲簾啼乳燕。穴窻出痴
蠅。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吾輩常作此觀。何患民胞物與之心。不從
此生。傷人害物之念。不從此戒。一齋

古之君子其持已也。辟之持壁馬。全則璧不全則瓦矣。其戒慾也。辟之
防川焉。一決則潰出四散而不可收矣。其忍性也。辟之戒火焉。不以水
沃之則炎。而上勢将至于燎原矣。是故君子慎之也。積瓊錄
四方北為隱。四時冬為隱。一日夜為隱。五倫夫婦為隱。隱者顯之基。是
以君子之學。謹于獨知。君子之行。防于暗室。餘論 四德知為隱
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悉美。言殊途
同歸也。抱朴子

謀感詩。拋金於泥塗。不如富購書。有書堆數仞。不如讀盈寸。讀書雖可
喜。何如躬踐履。積金不積書。守財一何鄙。書多不能讀。買肆浪奢侈。能
讀弗能行。蠹括成敝紙。劉大山

觀書者不觀有形之書。而觀吾心之書。吾心之書不楮墨而文。不誦

說而明。奉火雖烈。不可以焚。漢儒雖陋。不可以鑿。極之而天地位。萬物育。聖道可傳。異端可息。尚何待索之于玄冥。求之于周象哉。

季緒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荅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遠。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

人學問。如牖中窺日。說林

人具五性。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于中。養其性以歸于正。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至于滅亡。故曰情其性。程子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以涵養為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然亦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皆當以主敬為本。朱子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欲屏去聞見。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知識。則是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萬物亦難為使不思慮。若欲免此。惟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亂。亂謂物來奪之。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一則無二三矣。程子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徒步踐行。食粗衣惡。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自不恤。惟義所在。張子

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從。以為如制悍馬。如斡磻石之難。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如決江河。何難之有。司馬氏人量。高下有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人有斗筲之量。有

釜斛之。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是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程子

學者于道。立志當存乎遠。大用功必循乎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本。禹之治水。始自下流。名川三百。支川三千。若畝若澮。田間水道。其不遺近小如是。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乎遠大。是舍派而尋源者也。聖人教人。自片言片行。諄切平實。未嘗輕視大道之源。故夫子不易傳一貫。程子深秘太極圖。臨川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繡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于俗則易。懷道者。須世抱璞者。待工。女為悅者。美馬為御者。良書為曉者。傳事為凡。明。陸子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

大地自古以圖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

初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後天地終。而不為老。蒙叟

伯牙鼓琴。六馬仰秣。瓠巴鼓瑟。游魚出聽。誠乎琴也。養由基射矢中石。

矢乃歿羽。誠乎射也。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誠乎馬也。庖丁解牛。所見

無全牛。誠乎牛也。夫誠乎技者。而猶若是。况誠于道者乎。說林

初學不假于尺繩之外。淺見不及于衣帶之下。何也。心不知其意。而徒

以迹圖之也。以其迹。雖有若之似。不得為孔子。以其心。雖魯人之異。可

以學柳下。莊生視解牛。而知養生。張旭視舞劍。而知草書。蓋其意誠通。

則迹不足以蔽之耳。陳永加

李斯燔滅之禍。竇出荀卿之門。申韓刑名之學。原于道德之意。學伯夷

者。未必。山夷之清。而先得伯夷之溢。學柳下惠者。未必得柳下之和。

而先得。下之不恭。水寒而冰生。鶴鳴而子和。穀同氣同。蓋有不召而
來者矣。呂小萊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萬物可以虛。
我自可以無。空中之塵若雪飛。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聞。而耳未
嘗聞。况非聞見者乎。譚子

暴秦燒詩書。殺學士。後世非之者愈多。何哉。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
理。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所
無也。經雖亡。出于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己之昭。而從我于
聲蹟哉。王荆公

讀書者。須得二。八立言本旨。不可私智穿鑿。致貽郢書燕說之誚。即人
作書遺燕。以火不明。謂持燭者舉燭。作書者遂誤書舉燭。然實非書
也。燕相受書。說曰。舉燭尚明也。尚明者。舉賢任之也。已意附會。得無
類是。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
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
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道之正解曰。無物不有。曰無時不然。無物不有者。月落萬川。處處皆圓。
萬物一太極也。無時不然者。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萬古一太極也。

月照萬川。川川各具一月光。天生眾人。人人各具一天性。光無不明。性
無不善。有明有不明者。因水有清濁也。有善有不善者。因氣有純駁也。加
澄治之功。月光無不明。加變化之功。人性無不善。後元子

雞鳴則。有虞舜是本來的根子。從中發露。須嚴杜其外者之攻。鵠

至則眼

心奕秋是外來的影子從旁引領須力固其內者之守華洞子

機息即是月到風來不必苦海人世心遠自無馬足車塵何須錮疾丘

山故知人心自有一種真文字俱被殘編斷簡封錮人心自有一部妙

鼓吹却為艷舞妖歌湮埋天湖子

井魚不可與語天拘于隘也夏虫不可與語冰蒿于時也曲士不可與

語至道拘于俗束于教也

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得之以治病造父得之

以御馮羿以之射僊以之斲所謂道者一也淮南子

蕭誠詐為右軍帖李邕稱善張率詐為沈約詩候納納嘆賞慶虬之作清

思賦托以相見重于世世人貴遠而賤近貴耳而賤目又何怪乎

字假論于嗣宗陸生托謨于孔明也眼中全無青白口中一任雌黃

常疑餅相馬者常疑蠶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距捉天札所合不容

力也腰忘乎帶足忘乎履得其解者自能通之故詩至于杜子美文至

于韓退之書至于顏魯公函至于吳道子上下古今天下之能事畢

經書之言本自平易而其旨無窮學者須狀無疑者推到有疑有疑者

歸到無疑方為得旨今必欲于卑者引之使高淺者鑿之使深是未必

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無窮之味矣

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實萬世心學綱要

肉眼固非天眼亦非法眼觀實慧眼觀空金聖歎

人觀場可鄙殊甚一商

為文以意為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

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杜牧之

理解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飾而間隙百出陳宛丘

不得不同者文之精也不得不異者文之迹也雲霞麗于天日之生焉

者非以昔日之斷雲殘霞而布之今日也草木麗于地歲之生焉者非

以今歲之朽葉枯枝而布之來歲也人性之有文時之生焉者非以他

人之陳言庸語而借之于吾也是故操觚秉筆必其舍尔糟粕茂尔精

華而後可以言文筆耕錄

傷居尔融痛在朕躬如是而後可為制誥之文廟堂不移鐘簾如故如

是而後心露布之文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如巨魚之縱大壑

如是斯。言颺頌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如是斯可以言記銘文。

天高地下。心之湛也。日照月臨。心之明也。雲行雨施。心之游也。山川流峙。心之動也。靜飛潛動植。心之形見也。

煙出于火。非火之和。情生于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性虧。先天而生。大而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骸。然而無骸。未嘗存也。對鏡忘

鏡。不沉于六賊之魔。居塵出塵。不落于萬緣之劫。玄宗內典云。子勿撓。勿嬰。萬物自清。勿驚。勿駭。萬物自止。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

穀。止響。不知穀為響根。淮南子。眼為色根。耳為聲根。鼻為臭根。舌為味根。身為觸根。意為法根。釋氏妄

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謂之窮理。可乎。蒙人心之豈。義肅之則冰。欲然之則火。目然乎色。耳然乎聲。口然乎味。四

骸然乎安佚。積瓊錄熟之所致也。積瓊錄。鑑非求鑒于物。而物自投之。索非求飽于氣。而氣自實之。是故鼻以虛

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心何為獨不然。譚子慧心人專以眼語。淺衷人常以目從。史記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

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耳食何異。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如精于一藝。有餘力然後及諸書

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之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莊然。黃山谷

好書而不專。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衷。諸仲尼說鈴也。君子言也。無

擇聽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一閱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

不勝異說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呱之子，各識其親。流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法言。李少有曰：為善火候不透，何以動天？為文火候不透，何以動人？善力學，力各有水，到渠成地位。

張莘老曰：讀書多則文自佳。世人患作文不好，平時却願讀書。如此為文，安有佳者？文中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只多作自能見之。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為地，忠信以為基，躬行以為宅，義以為路，禮以為門，廉耻以為垣墉，六經以為戶牖。諸子以為階梯。王陽明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田獵令人心狂。未嘗察此數者，聊以寓意焉耳。劉儻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清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逸也，而好蠟屐。終身樂之不倦。西日者

通判

理為平國名錄